PL
2722
U2L5
1869
v.6

LIBRARY
AUG 1 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聊齋志異新評卷六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劉海石

劉海石蒲臺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因相善訂爲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音問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爲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大嬖之

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慘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間忽閽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温海石忽驚曰兄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聞問竊意近况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狀對海石欷歔既而笑曰災殃未艾余初爲兄弔也然幸而遇僕請爲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徧觀之已

而請瞎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衆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缶聲海石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貍衆大駭海石掇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强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視

尾大不掉者有獸心有獸行必其末有如針之一毛在也拔之真可以利天下矣

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噍類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爲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空駭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遁當不遠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啟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

偏造孽多入一毛不肯拔

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撿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化爲貍紈袴欲出滄客苦留乃爲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宏願常使我等遨遊海上拔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由石合一岩字蓋呂仙諱也

雙一女而致滅門之禍至幾無噍類其兇心不死毒口橫吞傍觀者始爲之驚繼爲之笑將欲爲之擊其

首揪其髮捘其毛納諸袖中投諸海外翦除妖孽拔救眾生而變之者方且受其蠱惑縱其陰謀甘其酖毒而至死不知悔悟安得呂仙遣眾弟子遨遊普天下使皆縮項跪啼還形變相各各獻俘而俾無遺種哉

越人〔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名越人少遇長桑君傳結囷以禁方飲以上池之水從此視病能見五臟癥醫名　函丈〔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函容也請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　名士見卷三　閨人見卷三　無賴見卷五　俘說文軍所獲也○春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illegible]旋其犬見卷一

俘三傳皆同衛寶杜預同[illegible]

呂仙見卷三
陳雲棲

犬燈

韓光祿大千之僕夜宿廈門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為犬覘之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園中化為女子心知其狐還臥故所俟女子自後來僕陽寐以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偽作醒狀問其為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晝別宵會以為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臥二人既醒則身臥牀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

曰爽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懼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著其體未肯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分女至問主人囑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爲此及寢陰擲其衫女急喘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遥見女子坐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既戀戀有故人意情尚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人爲別時秋初高粱正茂女攜

與俱入則中有巨第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羣婢行炙日將暮僕有事欲覆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田隴耳

韓光祿大千 名茂椿淄川人通政司右通政源子以歲貢驗授光祿寺署丞奉裁補太僕寺主簿授徵仕郎

連城

喬生晉甯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有肝膽與顧生善顧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歿於任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之

未知肝膽向誰是合入却憶平原君若喬生者吾亦將買絲繡

之

首作能傳情次作得體風流蘊藉無半字輕佻連城得詩稱賞矯命贈灯火之資不可謂非感得其正者

傾懷結想如渴思啗八字眞寫

而家由此日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愛之出所刺倦繡圖徵少年題咏意在擇婿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婆娑早向蘭窗繡碧荷刺到鴛鴦魂欲斷暗停針綫蹙雙蛾又贊挑繡之工云繡綫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倖把迴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逢人輒稱道又遣媼矯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嘆曰連城我知已也傾懷結想如渴思啗無何女許字於鹺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也未幾女病瘵沉痼不起有西域

得出情耶理耶必有能辨之者不觀其既經絕望而夢魂中猶佩戴耶

區區之身已許知己矣報之唯恐不得當何敢自愛又何肯受

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搗合藥屑史使人詬王家告壻壻笑曰癡老翁欲剜我心頭肉耶使返史怒言於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自出刃封膺授僧血濡袍袴僧敷藥始止合藥三丸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王怒忿欲訟官史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之由生怫然曰僕所以不愛膺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媪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富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

貨乎不以色三字說得錚錚有声果知我而不諧所謂終身不御不得謂非琴瑟也夫何害大喜者若曰我情願爲你死聞吉期而前症作心頭肉作祟不問可知

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媼曰吾爲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眞知我但得眞知我不諧何害媼代女郎矢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爲我一笑死無憾媼既去踰數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睨之女秋波轉顧啟齒嫣然生大喜曰連城眞知我者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卒生往臨弔一痛而絕史舁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戚出村去猶冀一見連城遙望西北一道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身雜迹其中俄頃入一廨署值顧生驚問君何得來即把手將

是連城亦
爲知已死
也曷以知
之不聞其
三年必死
之言乎生
往臨弔今
而後得死
所矣．
知已死亡
則茫茫天
壤有何生
趣有何樂
境幸相逢
於泉下則
前日之不
敢生原爲
與卿同死

送令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頗得委任倘可效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卽導生歷多所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淚睫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畧問所來生曰卿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之人尚不吐棄之身殉何爲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矢來世耳生告顧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願生矣但煩稽連城托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爲緬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

今果死而見卿樂莫樂於死矣生不自由何願之有

相憐愛生覩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顧已返向生賀曰我爲君平章已確即令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皆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姊去我安歸乞垂憐救我爲婢捧帨耳連城悽然無所爲計轉謀生生又哀顧顧難之峻辭以爲不可生固强之乃曰試妄爲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爲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慘怛無術相對默默而睹其愁顏戚容使人肺腑酸柔顧生憤然曰請攜賓娘去脫有愆尤小生拚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道

如此情種那得不從果能相從不活何害

紫骸骨而生可云計出萬全矣豈知生後仍有翻覆平生時不自由為古今才子佳人一哭生以肉報

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太癡矣不歸何以得活他日至湖南勿復走避為幸多矣適有兩媼攝牒赴長沙生囑之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後懼有翻覆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審謀不然生後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魂報也

女以魂報女報於生前一報於死後一報於將死之際一報於將生之前是眞可以同生可以同死可以生而復死可以死而不生只此一情充塞天地感深知已作者其有美人香草之遺

生喜極盡懽戀因徘徊不敢遽出寄廂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媳終須見姑嫜戚戚於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纔至靈寢豁然頓蘇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舁入室視之已甦告父曰兒已委身喬郎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往役給奉王聞具詞申理官受賕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奈之連城至王家忿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逝王懼送歸史史復舁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

焉連城起每念賓娘欲遣信探之以道遠而艱於往一日家人入白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賓娘已至庭中矣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敘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癡彼田橫五百人豈盡愚哉此知希之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已也顧茫茫海內遂使錦繡才人僅傾心於蛾眉之一笑也悲夫

王漁洋曰雅是情種不意牡丹亭後復有此人

賓娘一事只由情感推而言之

刺鴛鴦［江湖紀事］潮州富人見江上二人美貌曰一
鴛鴦兒一妹雙生也因攜以歸兒能捕魚妹專刺
鴛鴦富人欲犯之不從題詩於壁曰終日刺鴛鴦懶
把娥眉掃且歸水雲鄉百年可偕老化雙鴛鴦飛去

寫生［瀞碓類書］五代時黃生與其子居宋皆善花卉
寫生用筆極細不見墨跡謂之ㄧㄧ又東游記事趙
昌善書花果每晨露遶欄講玩
于手中調色寫之謂之ㄧㄧ

織錦［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始平］
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
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迴文爲旋圖詩以贈滔宛轉
循環以讀之詞甚淒婉凡八而四十字文多不錄○
唐則天皇后璇璣圖詩序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
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公蘇道質第二女也名蕙
字若蘭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

眉之别所蘇氏知而獲罪若加捶辱滔深以爲慶又
將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乃携陽
臺之任絶蘇氏首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爲迴文
五綵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寸題詩一百餘首計八
百餘言縱横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按艖貫
二說不同以圖中詩意推之後說差爲近耳
禮曲禮盥頭陀釋氏要覽天竺言｜｜此言斗數斗
日｜｜數煩惱故曰｜｜此言唐言也○按
梵語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能坌汚眞劒心頭
心此人能振掉除去故稱抖擻全詐作｜｜
內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士爲知已者死見
新穀醫得眼前瘡｜抝｜｜｜卷
三不嫣然見卷二异見卷二田横五百人前漢高帝
清虛嬰宓嬌娜紀故齊王
田横與某徒屬五百餘人居海島中帝恐其爲亂赦
横罪召之横謂二客曰横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
王爲天子而横乃北面事之其耻巳甚矣遂自頸令
客奉其首從使者馳奏之帝以王禮葬之既葬二客

自刎五百人在烏中者亦皆自殺　知希之貴老子丨我者丨則我者貴

汪士秀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舂父子善蹴鞠父四十餘過錢塘溺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澄江如練方眺矚間忽有五人自湖中出攜大席平鋪水面畧可半畝紛陳酒饌饌器磨觸作響然聲溫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踐席坐二人侍飲坐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皁色峩峩然下連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晳侍者俱墨褐衣其一似童

從流星二字極力描摹有色有聲

其一似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觴浮白但語聲小即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侍者叟酷類父而聽其言非父聲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趁此月明宜一擊毬爲樂即見童沒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銀滿貯表裏通明坐者盡起黃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丈餘光搖搖射人眼俄而訇然遠起飛墮舟中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常輕軟踏猛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落又如經天之

彗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席中共怒曰何物生人敗我清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嗔其語戲怒曰都方厭惱老奴何得作懽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股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即亦不畏捉刀立舟中俄見僮叟操兵來汪注視眞其父也疾呼阿翁兒在此叟大駭相顧悽斷僮即反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於檣攫叟出汪力與奪搖舟斷纜汪以刀截其臂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汪剁其顱墮水

有聲閧然傾沒方謀夜渡旋見巨喙出水面深濶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砰砰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萬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石皷二皆重百斤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漸消又投其一風波悉平汪疑父爲鬼具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中者十九人皆爲妖物所食我以踢圓得全物得罪於錢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八魚精所蹴魚胞也父子聚亭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閧所斷臂也

王漁洋曰此條亦涉詭

蹴鞠劉向別傳丨丨者黃帝所作兵勢也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之屬蹴蹋之 登江如練謝朓詩丨丨丨淨丨丨 廣利王宴梨花島月按唐會要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為廣德公南海為廣利公西海為廣潤公北海為廣澤公宋真宗康定元年詔加東海淵聖廣德王南海洪聖廣利王西海通聖廣潤王北海冲聖廣澤王○宴梨花島未詳 浮白見自志 漏見卷二妖術 技癢見卷二任秀 錢塘君見卷三織成同廷主

小二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兒長春並從師讀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窗丁生字紫陌長於

女三歲文采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爲賊小二知書善解凡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泮矣而不肯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閑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卿知區區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所以

故實爲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爲閒豁如夢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女知不可諫乃易髻而髻出二紙鳶與丁各跨其一鳶肅肅振翼似鶼鶼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以指撚鳶項忽即斂墮遂收鳶更以雙衛馳至山陰里託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會於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假粟比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

駢二指擊腕臂焉西鄰翁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

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爲難女

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翦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

籠然後握丁登榻煮藏酒檢周禮爲觴政任言是某冊

第幾頁第幾行即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酉傍者飲

得酒部者倍之既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釂

女乃祝曰若借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鱉人女

大笑曰事已諧矣滴瀝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宜

作鱉飲方喧競時聞籠中戛戛女起曰至矣啟籠驗視

此等處左道亦可救急使柔弱女子其奈

則在囊中有巨金鼎纍纍充溢丁不勝愕喜後翁家媪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暴裂深不可底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錄須銀燈千架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夫婦聽其言故嘖嘖詫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廝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刼丁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菅爇焰寇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

之何所謂怨讐宜解不宜結者惟忍事乃眞能事

三人皆吐舌呆立癡若木偶女始著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迺令供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不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婦妻子俱被夷誅生賫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兒時三歲養爲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祧於是里中人漸知爲白蓮戚裔適蝗害稼女以紙鳶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壠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羣

前者富以其鄰今則唯鄰是卜矣

首於官以爲鴻儒餘黨嘗瞰其富肉視之收丁丁以重賂啗令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宜有散亡然蛇蝎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於邑都之西鄙女爲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於男子嘗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切碁燈其奇式幻彩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婢僕嚴食指數百無冗口暇輒與丁烹茗著奕或觀書史爲樂錢穀出入以及婢僕几五日一課女自持籌丁爲之點籍唱名數焉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撻罰膝立是日給暇

不夜作夫妻設肴酒呼諸婢度俚曲爲笑女明察若神
人無敢欺而賞輒浮於勞故事易辦村中二百餘家凡
貧者俱量給資本鄉以此無游惰値大旱女令村人設
壇於野乘輿夜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獲霑
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羣居
私議其美及覿面逢之俱肅肅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
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錢使采荼蘇幾二十年積滿
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饑人相食女乃出荼雜粟
贍饑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二所爲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悟入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焉知同學六人中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遇丁生耳

既爲秀才而乃以風流相愛故陷身於賊癡之極矣幸小二慧人豁如夢覺悟左道之無濟作比翼之齊飛不然者紙鳶未跨玉石俱焚雖非妄意攀龍亦似甘心從賊耳與其豺狼之行蛇蝎之鄉奚啻霄壤哉異史氏以丁生一言之悟小二爲小二幸余更以小

二之跨鳶而出丁生爲丁生幸

高足【世說】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 不遅【左】襄公十年故五族聚羣不遅之人以作亂 白蓮教見卷五白蓮教 徐鴻儒見卷五白蓮教 攀龍後漢光武紀耿進純日天下之捐親戚棄士襄從大王于天下之間者圖望丨丨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左道見卷一陸判 鶼鶼爾雅釋鳥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丨丨 衛見卷二嬰寧 絲林見卷五老饕 饕飲畫曼錄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鬼飲了飲囚飲丨丨鶴飲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頂圍立丨丨者以毛席自褁其身伸頭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一杯復登樹下再飲耳 篝燈見卷一董生 暴客見卷五胡四相公 編管見卷五仇大娘 戟指見卷四瑞雲 木偶見卷一妖術 積殖自封書冲虺之

詁不殖貨利注與利生財曰殖○吳語封殖越國注雍生曰封肉視之史記項羽紀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禹步史記帝王世紀禹治洪水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巫傳丨丨是也天授非人力史記淮陰侯謂高帝曰陛下所謂丨丨丨丨丨是也

庚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庚娘麗而賢逑好甚敦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逷金攜家南竄途遇少年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為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

○無○因○而○至○朔○乃○不○疑○況○樂○乖○

○而○且○看○口○動○而○色○變○女○言○之○而○遂○聽○之○何○智○出○婦○人○

慧眼靈心眞有知幾之哲惜金未能見幾

而作耳

警變非常倉卒中能定大計不露聲色非智勇兼備者不能為

劬勞臻至金不忍却又念其攜有少婦應亦無他婦與庚娘同居意度亦頗溫婉王坐船頭上與櫓人傾語似其熟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漫不辨南北金四顧幽險頗涉疑怪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乘間擠金入水金父見之欲號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庚娘在後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即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無憂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贍給保無虞也女收涕曰

此文亦傳得眞神出

此婦亦有見識有志氣宜其不死而卒歸于金也

有識有膽有心有手讀至此忽爲之喜忽爲之驚忽爲之奮忽

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懽女

抱劍智勇如是膽識神人

託體姅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

雷霆已假手于女矣

聞婦曰若所爲雷霆恐碎汝顱矣王乃撾婦婦呼云便

死休誠不願爲殺人賊婦王吼怒捽婦出便聞骨董一

聲遂譁言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庚娘至家登堂見媼

媼訝非故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之

古有談笑却雄兵者人皆以爲奇此則大儒大敵近

庚娘笑曰三十許男子尚未經人道也市兒初合亦

在門凡汚在頃刻危在須臾以柔挽當此誰有一死

須一杯薄漿酒汝沃饒當亦不難淸醒相對是何體段

日處一能潔而死耳乃設笑而從容出之若行所無

王喜具酒對酌庚娘執爵勸酬殷懇王漸醉辭不飲庚

爲之懼忽而願其必能成功而欲助之忽而料其未能成功之欲阻之及觀暗中以手索項則爲之寒噤怕往下看又急欲往下看看至切之不死數句强者拍案呼快弱者頸縮而不能伸

（昔蜀昭烈帝謂趙子龍一身都是胆吾於庚娘亦云）

娘引巨椀强婿勸之王不忍拒又飲之於是酣醉裸脫捉寢庚娘撤器滅燭託言溲溺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索王項王猶捉臂作昵聲庚娘力切之不死號而起又揮之始殪媼髣髴有聞趨問之女亦殺之王弟十九覺焉庚娘知不免急自刎刀鈍不可入（非刀鈍也節有天亐）啟戶而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麗如生共驗王尸見窗上一函開視則女備述其冤狀羣以爲烈謀斂貲作殯天明集視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百金於是葬諸南郊好事者爲之珠冠袍服瘞藏豐備

舌伸而不能縮只有稱奇稱難而已乃行之者從容頤盼談笑自如是唯不作兒女熊者乃能行丈夫事豈但不敢雌之直當聖之神之恭敬禮拜而供養之而禱祀之

焉初金生之溺也停片板上得不死將晚至淮上爲小舟所救舟蓋富民尹翁專設以拯溺者金既蘇詣翁申謝翁優厚之留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探訪故不次俄白撈得死叟及媪金疑是父母奔驗果然翁代營

金生其夫句当是故

棺木生方哀痛又白拯一溺婦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涕

作鴛人語太不頓为賊人好時天已敢其哀及破拯

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庚娘乃王十八婦也向金大哭請

後遂不嘗衙已而出牟意治日彼已投其夫而俘其

勿相棄金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婦益悲并審得其

妻我实不为彼婦矣不此之夫而誰夫乎

故舊爲天報勸金納婦金以居喪爲辭且將復讎懼細弱作累婦曰如君言脫庚娘猶在將以報讎居喪去之

止金數言
老成持重

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養金乃許之卜葬翁媪婦褸經哭泣如喪翁姑既葬金懷刄托鉢將赴廣陵婦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豺子同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詠讐事洋溢河渠姓名甚悉金聞之一快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汚辱家有烈婦如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于滕妾會有副將軍袁公與尹有舊適將西發過尹見生大相知愛請爲記室無何流寇犯順袁有大勳金以參機務敘勞授

好○人○不○

忘○義○雖○我○反○忘○之

金山舟中已覿面矣却用閨中隱語而識之此忙中生趣法

游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巹之禮居數日攜婦詣金陵將以展庚娘之墓暫過鎮江欲登金山漾舟中流欻一艇（天外飛）過中有一嫗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庚娘舟疾過婦自窗中窺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羣鴨兒飛上天也少婦聞之亦呼云饞猧兒欲喫貓子腥耶蓋當年閨中之隱謔也金大驚返棹近之真庚娘也青衣扶過舟相抱哀哭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庚娘庚娘驚問金始備述其由庚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葬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

來事奇文亦奇

庚娘出死入生皆得於才智得於眞誠士之盤根錯節者亦當如是

乃以蔺序唐少庚娘一歲妹之先白庚娘既葬自不知幾歷春秋忽一人呼曰庚娘汝夫不死尚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祇覺悶悶亦無所苦有惡少年窺其葬具豐美發塚破棺方將搜括見庚

因是恐其害己實亦幸娘此輩得脫

娘猶活相共駭懼庚娘恐其害已哀之曰幸汝輩來使

天日哀之而推心置腹以死之後得不稽首枯耳乎

我得睹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願鬻我為尼更可少得

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庚娘有之

直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欽小人輩不過貧之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庚娘曰此我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耿夫人寡而無子

若見娘子必大喜庚娘謝之自拔珠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托言船風所迯耿夫人巨家寡媼自度見庚娘大喜以爲已出適母子自金山歸也庚娘緬述其故金乃登舟拜母母款之若壻邀至其家留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眥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刃仇讐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踪彥雲也

殺人之夫與其親而奪之婦不謂已之婦早若有奪

之者而死不願爲其婦也夫婦已從至家矣且居然一具酒對酌矣乃眤聲未竟號聲忽起項上頭只換一杯合巹酒耳殺人之母人亦殺其母不唯人之婦仍歸其夫而已之婦且先夫之惡人何曾少得便宜善人何曾終受委屈

叵測　唐尹愔傳父思貞受業於國子博士王道珪見之曰吾閱人多矣尹子叵測也注叵不可也

彥雲　世說魏王淩字彥雲子公淵娶諸葛誕女公淵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公休諸葛誕字產雲王淩字廣之父也○魏畧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正始初爲征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淩自縛歸罪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訣

日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耶遂自殺○按異苑宣帝誅王凌後寢疾日見凌來逼帝呼曰彥雲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為祟少日遂薨初凌既被執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凌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故逵助焉

姅 集韻姅音半說文婦人汚也漢律姅變不得侍祠古者嬪婦以敘御大君有月事者以丹注面或曰傷孕非

合巹 見卷一嬌娜

殪 見卷四五通

方寸已亂 蜀諸葛亮傳操獲徐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

記室 續漢百官志三公大將軍皆有卜丨主上表章報書記

金山 見卷四晚霞

青衣 見卷三曨人語

尼 見卷三大男

列人背 見卷三紅玉

宮夢弼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

之急千金不斬賓友假貸常不還惟一客宮夢弼陝人生平無所乞請每至輒經歲詞旨瀟灑柳與寢處時最多柳子名和時總角叔之宮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輒與發貼地磚埋石子僞作藏金爲笑屋五架掘藏幾徧衆笑其行穉而和獨悅愛之尤較諸客昵後十餘年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於是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讌猶是常也年旣暮日益落尚割畝得直以備雞黍和亦揮霍學父結小友柳不加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治凶具宮乃自出囊金爲柳經紀和益德之事無大小

○是故生平無所○乞請者

教和数語千金一字如此父執只合於神仙中求之顧神仙不可必得奈何奈何

悉委宮叔宮時自外入必袖瓦礫至室則拋擲暗陬更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即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貧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貧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一爲絕理而宮滅迹匿影去如黃鶴矣先自柳生時爲和論親于無極黃氏素封也後聞柳貧陰有悔心柳卒訃告之即亦不弔猶以道遠曲原之和服除母遣自詣岳所訂昏期冀黃憐顧比至黃聞其衣履敝穿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可復來不然

子之不知以此教子

者多矣況父執乎

勘破世情語令人欲作廣絕交論義贈僅得之優人座上客自居何等

黃聞女言而不知羞

請自此絕和閭痛哭對門劉媼憐而進之食贈錢三百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舊客負欠者十常八九俾擇富厚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爲我財耳使見駟

一語罵盡世俗之交

馬高車假千金即亦匪難如此景象誰循念曩恩憶故好耶且父子人金貲會無契保責負亦難憑也母故强

是皆假貸不逆者座上客百人何竟

之和從敎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舊受

不及一優伶

恩卹聞其事義贈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已及笄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别適女泣曰柳郎非生而貧者也使富倍他日豈爾我者所能奪乎今貧而

猶曲諭之且唾罵之吾不知其何以措詞也女惟有安之而已

毀粧塗面丐食歸夫犂牛之子天鑒之矣聞其事而不哭者非人情也况母子乎

棄之不仁責不悛凶論百端女終不搖翁嫗並怒日夕唾罵之女亦安焉無何夜遭寇刼黃夫婦炮烙幾死（天厭之）家中席捲一空荏苒三載家益零替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十金致聘黃利而許之將强奪其志女察知其謀（其志貞其氣烈）毀裝塗面乘夜遁去（知明處常守經達權此志士仁人之事不意得諸巾幗）丐食於途閱兩月始達保定訪秞居址直造其家母以爲乞人婦故咄之女嗚咽自陳母把手泣下曰兒何形骸至此耶女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爲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母是慈母）然家三口日僅一啗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負吾賢婦

白金必自女發之天之所以報賢婦者如是蓋婦固素封之家也日僅一啗而以乞人況味較之其貞靜何如其孝順何如彼

婦是賢婦

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其况味今日視之覺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爲解頤女一日入閒舍中見斷草叢叢無隙地潛入内室塵埃積中暗陬有物堆積蹴之迸足拾視皆朱提驚走告和和同往驗視則宮曩日所拋瓦礫盡爲白金因念覓時嘗與瘞石室中得毋皆金而故第已典於東家急贖歸斷磚殘鐵所藏石子儼然露焉頗覺失望及發他磚則纍纍皆白鏹也頃刻間數巨萬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詧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賫百

天報之

藏金固仙人所瘞者也不自女發之何以勸善負我宮叔一語既能自立而又不忘本如此之人豈終淪落

金往酬劉媪鮮衣射目僕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媪僅一屋和便坐榻上人譁馬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亡失西賈逼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窘如和曩日聞舊壻烜爠閉戶自傷而已媪沽酒備饌款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遁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強媪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妝出羣婢簇擁若仙相見大駭遂敘往舊殷問父母起居居數日款洽優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返媪詣黃詳報女耗兼致存問夫婦大驚媪勸往投女黃有難色既而凍餒難堪

此固斥門者不納之素封也令所見之門者又何若哉頓和不得入門而只有劉媼憐之黃不得人門而偏有婦之逢之和但在門外痛哭黃乃在門內慚懼綳繫樹間時一似桩成圈套者

不得已如保定既到門見閶閎峻麗閽者怒目張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溫色卑詞告以姓氏求暗達女知少間婦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覲然恐郎君知尚候隙也翁幾時來此得勿飢否黃因訴所苦婦人以酒一盛饌二簋出置黃前又贈五金曰郎君宴房中娘子恐不得來明旦宜早出勿為郎聞黃諾之早起趣裝則管鑰未啟止於門中坐襆囊以待忽譁主人出黃將斂避和已睹之怪問誰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衆應聲出短綆繩繫樹間黃慚懼不知

報亦巧矣

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既夜未告主人知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囑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老夫人僞爲賣花者同劉媼來實諾歸述於媼媼念女急以告劉媼媼果與俱至和家凡啟十餘關始達女所女著帔頂髻珠翠綺紈香氣撲人嚶嚀一聲大小婢媼奔入滿側移金椅牀置雙夾膝毳墊瀹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覷淚熒至晚除室安二媼衲褥溫爽並昔年富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意殷渥媼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郎忿不

嫗亦怒而唾罵女者前已被賊炮烙今日自宜撮鬢毛對面呵罵痛快之至復以劉媼相形老畜產豈值一甌粥哉嫗只愧喪而不卽死終是無羞恥人對子罵父責之以禮

解妨他鬧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膝坐和遽入見之怒詬曰何物村嫗敢引身與娘子挨坐宜撮鬢毛令盡劉媼急進曰此老身瓜葛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卽坐曰姥來數日我大忙未得展敘黃家老畜產尚在否荅曰都佳但是貧不可過官人大富貴何不一念翁壻情也和擊桌曰曩年非姥憐賜一甌粥更何得旋鄉土今欲得而寢處之何念焉言至忿際輒

宜○是○責○之○以○禮○亦○必○已○矣○假○兩○后○可○

頓足起罵女恚曰彼卽不仁是我父母我迢迢來手皴瘃足趾皆穿亦自謂無負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

然使無丐食遠來一節不能說得如此嘴響

西賈五十金老畜産所利也今倍之而汗顏受之其與寢處之何以殊哉稱小封愧之也彼固素封而行

堪和始斂怒起身去黃媪愧喪無色辭欲歸女以廿金私付之既歸曠絕音問女深以爲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慚怍無以自容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告遂使開罪良多黃但唯唯和爲更易衣履留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暮歲稱小封焉

異史氏曰雍門泣後朱履杳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葬骨化石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

不義者也小封而出於倍西賈之金愧孰甚焉

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妄降福澤也如是

鄉有富者居積取盈摟算入骨窖鏹數百惟恐人知故衣敝絮啖糠粃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目作怒其讎如不戴天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摺垂一寸長而所窖終不肯發後漸尫羸瀕死兩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其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蹇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呵而已死後子孫不能具棺遂藁葬焉嗚呼若窖金而以為富則大帑數千萬何不可指為我有哉愚已

賈絲繡作平原君爲思慕其慷慨好施而作也好客顧不重耶雖然亦問座上客何如人耳苟得其人則數千人不爲多非然者躡頭金盡紛紛作鳥獸散矣如宮者豈數數覯哉

小友【唐李泌傳】泌年七歲張九齡呼爲小友

寢處【左襄公二十八年】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

皴瘃【漢趙充國傳】將士寒手足皴瘃

朱履【國策】上客皆曳朱履雍門周論琴於孟嘗君前有云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人見之悽愴也孟嘗君爲之泣下謂自此之後朱履三千絕迹孟嘗之門巳

總角見卷四白秋練　揮霍見卷三道士　晴嶼見卷三小宮人　去如黃鶴崔顥詩黃鶴一去不復返　素封見卷一種梨　訃禮檀弓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注赴同訃告也通

作報又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注報讀爲訃急疾之意赴報訃三字古通用　衣履做穿莊子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王曰向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衣做履穿貧也非憊也　及笄見卷一靑鳳

炮烙見卷五　天堂地獄見卷四龍飛相公　觧頤見卷一嬌娜　朱提李伯言

前漢食貨志｜｜銀八兩爲一流注｜｜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按朱音姝提音時　臣萬見卷四白

秋下帷見卷三　闍者門之賤者也　趣裝見卷一嬌娜　夾練紅玉祇祭統｜｜守

膝按竹夫人唐人謂之竹䇓見卷二鳳　瓜葛見卷一嬰寧｜｜陸龜蒙所咏是也　睢陽｜人

雍門泣桓譚新論｜｜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天道不常盛千秋萬歲之

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基生荆棘兎狐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

泪承睫而未下｜｜周引琴而鼓之終而成曲孟嘗

君遂欲歔而就就之曰先生嬪賈語秦穆公曰寡
鼓琴使女立若忘國之人也嬙人之適此爲太子
囿之倫||焉敗見卷五其雔如不戴天礼曲礼
注||婦官名絮續黃粱父之雔
弗與共藁𡍮見卷四帑說文|音矓
戴天丐僧金幣所藏也

狐妾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髫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髫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

固非人而寔亦人此其所可留者若亦人而寔非人則爲害甚矣豈在尻際之分哉

緣願無棄葑菲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婢擁垂髫見來俾與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鳳侶今夜諧花燭勉事劉郎我去矣劉諦視光艷無儔遂與燕好詰其行踪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亦人也妾前官之女蠱於狐奄忽以死窆園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媼叅謁賞賚甚豐値劉壽辰賓客頗多共三十餘筵須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恚女知之便

言勿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然三十席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薑桂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碎不絕門內設一几行炙者置柈其上轉瞬則肴俎已滿托去復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竭未後行炙人來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碗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出金貲償某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失湯餅方共驚異使至疑始解一夕夜酣偶思山東苦醁女請取之遂出門

恃有據其寔而又不肯受其名者狐夫人之類也嘗聞鄙人有被刼者以手據地稱

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罌可供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眞家中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狐夫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向劉曰家中人將至可恨傖奴無禮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至署抱首號呼衆擬進醫藥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瘥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來未解裝罪何由得無所告訴漫膝行而哀之簾中語曰爾謂夫人則亦已耳何謂狐也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復無禮已而曰汝愈矣言已僕病若失僕拜

之曰強盜老爺賊詞曰老爺則老爺已耳何謂強盜也正與此對

學使亦爲此耶界方擊額倘是風流罪過

欲出忽自簾中擲一襆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失藏酒一甖稽其時日即取酒夜也羣憚其神呼之聖仙劉爲繪小像時張道一爲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誼詣劉欲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强攜而去歸懸左右朝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託身於鬖鬖之老下官殊不惡於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懼反卷劉詰之使隱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主人

大笑烈烈如鴞使聞者如聽霹靂身非已有吾亦不願聞此笑吾甚願天下美婦人

頷上得無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無何壻元生來請覲之女固辭元請之堅劉曰壻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壻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奢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元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既退數步之外輒回睇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壻回首矣言已大笑烈烈如鴞鳴元聞之脛股皆軟搖搖然若喪魂魄既出坐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爲已有少頃婢以女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丈人

皆能爲此矣

居甯不知我素性揮霍不慣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適罄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爲河伯占據庫藏皆没水中入水各得些須何能飽無饜之求且我縱能厚餽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知之遇有疑難與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爲之奈何劉驚問家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當爲戰場君當求差遠去庶免於難劉從之乞於上官得解餉雲貴間道里遼遠聞者弔之而女獨賀無何姜瓖叛汾州没爲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

被害城陷官僚皆罹於難唯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
歸尋以大案罣悮貧窶饔飧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
索因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牀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
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
乎劉營謀得脫歸女從之後數年忽去襪裏數事留贈
中有喪家桂門之小旛長二寸許羣以為不祥劉尋卒

葑菲詩邶風采丨采丨無以下體　花燭見卷二蓮香　尼見卷一葉生　湯餅見卷一賈兒　咄嗟見卷四金和尚　甕頭春孟浩然詩曰言雞黍熟復道丨丨謂初熟酒　倉見卷一勞山道士　膝行見卷一畫皮　張道一見卷五胡四相公　桑梓見卷二胡

四霹靂見卷
姐嬌娜丈人名丨丨峯今世俗呼人婦翁爲合
青城山記青城山爲五岳之長故
岳妻之伯叔爲列岳因此○呂藍衍言鯖唐詩稱父
執及朋友之父日丨丨因稱母日丈母今以岳父母
爲丈人丈母始此○孫特正云俗呼妻父爲岳丈以
泰山有丈人峯丨丨觀側亦有理而呼妻母爲泰水
此何義耶晋樂廣爲衛玠妻父俗所謂岳丈或當云
樂丈耳○按妻之父爲外舅母爲外姑見爾雅釋名
諸書而丈人之名其來亦遠觀野客叢書后山詩外
舅詩丨丨東南英注謂丨丨字俗以爲婦翁之稱又
觀三國志裴松之注南帝丨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云古
無丨丨之名故謂之舅松丨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爲
丨丨已見此時則是見卷一河伯見卷四無恙
南北朝已有此稱也揮霍道士五通
見卷三姜瓖按瓖明末官大同總兵李賊抵城變叛
珠兒也迎賊以城降後爲流寇王輔臣所殺
詳見此魚洋先
生香祖筆記

不死其友而撫其孤惜其蔭又以恆産無多而家計因之日蹙如此方不愧莫逆二字吾見亦僅矣

雷曹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亦相規不勸樂文思日進由是名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遘疫卒家貧不能葬樂銳身自任之遺襁褓子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於是士大夫益賢樂樂恆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歿而況於我人生富貴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

賢字句下二樂字

樂之難非神入莫能極其人之所以戀戀不去者豈為一飯哉即此一飯亦非他人

也於是去讀而置儒業半年家貧小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頎然而長筋骨隆起彷徨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以手掬啗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人之饌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餅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飫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如此

謂○似○飄○零○惜○真○始

曰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

是○神○費○身○分

村而暮郭耳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戀戀不去樂辭之

酉○費○報○德○在○一○飯○不○在○一○飯

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

所能者

能葬死友者人必生我能析升斗者珠必遠我

金簪亦復何奇極言其不遺一物以見善

途中更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臥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爲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罔

人之報耳

置身本在青雲間作雲中遊而手摘星辰眼俯銀海乃其分內事也復奚疑

不駭異樂與歸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耎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嵌天上如蓮實之在蓬大者如甕次如瓿小如盎盂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者動搖

高視闊步色飛萬有滄海粟渺星辰袖藏大

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雲下視則銀海蒼

能濟人急者乃可分灑

上天下地如行無事非胸中磊落光明何

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夭矯駕縵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徧灑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曰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樂令灑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誤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尺使握端縋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飀飀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

其量自何涯畔溜

能与雷曹为友

以得此

有因乃有緣有德乃有報有因有緣者不求緣而緣自至有德者不望報而報自來

僅盈指獨欒里灊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黝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益寶之什襲

少微放大光明天上

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則條條射目一夜妻

携來口中咽下覺夢入懷夢墜身者尚為虛幻

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樂亦奇之既寢

少微報德在有緣不在一己之緣

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嘗自天上携歸可云有緣今為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耀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兒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異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
在是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頷投筆者何以少異至
雷曹感一飯之德少微酬良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
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無屋　南史張融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武帝問其
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舟于
岸上住　毛錐　五代史史宏肇常言朝廷定禍亂直須
上大笑　長槍大劍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
章曰無毛錐子　燕頷　後漢班超傳超虎頭燕頷萬里
軍賦從何集乎　侯相也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
功封侯安能久　莫逆　見卷三　潦倒　見卷二聶小　戰輒
事筆硯間乎　胡氏　倩　龍種注
北　國語三戰三北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注
北奔也敗也按北方幽隱之地故軍敗曰北　未亡

入 左傳莊二十四年令尹不尋諸仇讐而 內顧 左
于丨丨丨之側佳婦人既寡自稱丨丨丨 思
詩外望無存蘇 果腹 見卷三 珠還 後漢孟嘗君嘗遷
丨丨無斗儲 竹青 合浦太守海出珠
寶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珠遂徙交 什襲 見
阯界嘗到官革易前弊未踰歲去丨復丨 卷
一狐 少微星 星經丨丨四丨在太微西上大夫之位
嫁女 也第一星曰處士二爲議士三爲博士
四爲 臨蓐 見卷三
大夫 竹青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其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鑰曰請先往啟門坐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詣廟

常賭必輸其理固然韓以道士而授符使復無乃多事特以僧專事樗蒲先犯貪戒故以此破之耳

發局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甚多先是有倣族人嗜賭博因先子亦識韓值天佛寺來一僧專事樗蒲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罄貲往賭大虧心益熱與質田産復往終夜盡喪邑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淡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爲汝復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備花骨頭當鐵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囑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貲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强之請以一擲爲期

果然得隴望蜀蓋賭局中無有不貪者

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爲孤注僧擲之無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爲注又敗漸增至十餘千明明梟色呵之皆成盧雉計前所輸頃刻盡復陰念再贏數十亦佳乃復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末後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

寫盡蕩子醜態

之人具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負耒橫經固成家之正路淸談薄飲猶寄興之生涯爾乃狎比淫朋纏綿永夜傾囊倒篋懸金於嶮巇之天呵雉呼盧乞靈於淫昏之骨盤旋五木似走圓珠手握多張如擎團扇左覷人而右顧已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强賓盡魍魎之技門前賓客待猶戀戀於場頭舍上烟火生尚耽耽於盆裏忘飱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則相看似鬼迨夫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焉技癢英雄之臆顧囊底而貫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徘

寫盡蕩子敗興

寫盡蕩子下落

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始元夜以方歸幸交謫之人賬恐驚犬吠苦久虛之腹餓敢怨羹殘既而鬻子賃田冀還珠於合浦不意火灼毛盡終撈月於滄江及遭敗後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賭中誰最善羣推無褲之公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於暴客搔頭莫度至仰給於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產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大齊廟黃飛虎封東嶽泰山ㄧㄧ仁聖大帝之號見封神演義 一局見卷一嬌娜 僊譜見卷二阿寶 邑邑見卷二嬰寧 珠還合浦見前雷曹 得隴望蜀見卷三晉

王孤注見卷二任秀梟色盧雉見卷二阿寶惜分陰晉書陶侃日大禹惜寸陰人當｜｜｜橫經後漢書董春字紀階少好學究極聖指從者數百人｜｜捧手次第問難嶮巇之天楚詞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注｜｜猶頭危也劉峻廣絕交論世情｜｜一至于此歐陽修詩平地｜｜｜險巇作嶮巇淫昏之骨未詳○左傳僖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子魚曰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五木宋程大昌樗蒲經骰古惟斲木爲子一具五子故名｜｜舌敝脣焦國策｜｜耳聾不見成功○杜甫詩｜｜｜口燥呼不得括囊見卷二任秀灰寒壯士之心李白詩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交謫見卷一王成撈月於滄江未詳○按汪南太平府有捉月亭世傳李太白過采石酒狂從水中捉月而溺因以名亭也

無稽之公魏史賈迷家貧冬、||過暴客見前妻兄柳子宿著子稽以去小二

阿霞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齋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去託妾於外兄不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丰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聲抗拒紛紜之聲達於間壁景生踰牆來窺陳乃釋女

女見景疑眸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
歸閤戶欲寢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驚問之荅曰彼德
薄福淺不可終託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於齊爲
齊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多
友人來往女恒隱閉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煩雜
困人甚繼今請以夜卜問家何所曰正不遠耳遂早去
夜果復來懽愛綦篤又數日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
終屬苟合家君宦遊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容卽乘間稟
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旣去景思齋居

不可常移諸内又慮妻妒計不如出妻志遂決妻至輒詬厲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請蚤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未嘗失德而決絕如此是自絕于天也）聽逐愈急妻乃出門去自是堊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海妻大歸後數浼知交請復於景景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壤以田畔之故世有郤景聞益大恚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自慰越年餘並無踪緒會海神壽祠内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見（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於人中從之出於門外又從

聞之如霹靂驚心

之飄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恨悒而返後半載適行於途見一女郎著朱衣從蒼頭鞚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爲誰答言南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誤耶女郎聞詰回眸一睇景視眞霞見其已適他姓憤塡胸臆大呼霞娘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婦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啟障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僕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今以棄妻故冥中削爾祿秩今科亞魁王昌

敘話鉄案

其所厚者薄

有替名之人可證乃合薄倖者無從躲閃

慈悲之心正大之語神乎仙乎薄倖喪檢

替汝名者也我已歸鄭君無勞復念景俛首帖耳口不能道詞覩女子策蹇去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鄭亦捷景以是得薄倖名四十無偶家

（薄倖名是亞魁換得來）

益替恒趁食於親友家偶詣鄭鄭款之留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豢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爲故人亦宜有綈袍之義鄭然之易其敗絮而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廿餘金啗景女在牕外

（以祖德故只削）

言曰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尚

人如何消
受得起

○其○科○名○而○不○絶○其○後○嗣○若○復○要○檢○惟○有○足○其○年○存○而○

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餘齡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金買縉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兩榜鄭官至吏部郎既沒女送葬歸啟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無良舍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巢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不求之而自至且欲相從以終倚其福重其德也訂約別去豈虛語哉十年糟糠無失德而見逐何負心也負夫人甚於負我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乃負重名者坦然行之而無疑至於奪名削祿而猶夢夢名果

可信哉啟紗數語皆以彰天道之常即以警後世之
士廿金之贈幸蒙祖德而不至絕其嗣亦可危矣自
求多福學者何昧斯言

狼子野心〔左宣公四年〕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夜卜〔左莊公二十二年〕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老拳〔晉書載記〕石勒初與李陽鄰居常相毆擊至是召陽陽至引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畜我不卒〔詩邶風〕父兮母兮｜｜｜｜ 惡壁 見卷四青蛙神

青鸞 西王母事｜｜即青鳥也詳見後羅剎海市 如石沉海 西廂記似石沉大海

蒼頭 見卷五狐諧 衛 見卷二嬰寧 結髮 見卷一陸判 桂籍 登科籍也 丹桂

俯首帖耳 見卷四申氏 搖尾注 綈袍 史記范雎列傳范雎者魏人也家貧事魏中大夫須

賈須賈使于齊范雎從齊襄王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知之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既歸以告魏齊魏齊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後相秦魏使須賈于秦范雎聞之爲微衣間步之邸見須賈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一｜｜以賜之後賈至門謝罪雎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戀戀有故人之意

敗絮 見卷五續黃粱

舍其舊而新是謀 左傳僖二十八年原田每每｜｜｜｜｜

毛狐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偶芸田間見少婦盛妝踐禾越陌而過貌赤色致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婦亦微笑欲與野合曰青天白日

寗宜爲此子歸掩門相候昏夜我當至馬不信婦矢之馬乃以門戸向背具告之婦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亦薄如嬰兒細毛徧體異之又疑其踪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婦亦自認不諱馬曰旣爲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旣蒙繾綣寗不以數金濟我貧婦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囑至夜問所乞或又忘耶婦笑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金翹邊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於櫝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

消受二字從因果中抉出

不能任眞金復忘思國色答語囫圇入妙

人曰是錫也以齒齕之應口而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婦至慣致誚讓婦笑曰子命薄眞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皆隨人

由此視之則人之所以能消受者亦當自愛惜不可暴殄而剝削也

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鴈沉魚何能消受以我蠢陋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卽爲國色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貲相餽亦借以贈別馬自白無聘婦之說婦曰一二日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何如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卽不敢望但三

金何能買婦婦曰此月老註定非人力也馬問何遽言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婦搪塞何為天明而歸授黃末一刀圭曰別後恐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荅在妍媸之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衒露既而約與俱去相機因便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待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坐室中請即偽為謁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窺也馬從之果見女子坐堂中伏體於牀倩人搔背馬趨過掠之以

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得一二金妝女出閣馬益廉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劵者計三兩已盡亦未多費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胸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船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爲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爲河漢也

國色 公羊傳 者｜｜也 姬 落鴈 沉魚 麗情集有｜｜｜｜之容薇月羞花之貌○宋

之問西施詩二朝還舊都靚粧尋若邪鳥驚入松日魚畏沉日口

月老 續幽怪錄韋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老人倚囊而坐向月檢書問之曰此天下之婚書耳囊中何物曰赤繩耳以此繫夫婦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固問予妻何在曰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嫗女固遂之菜市見嫗抱二歲女敝陋亦甚怒磨刀付奴翌日刺于稠人中傷眉間後固以父蔭參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貌端麗眉間常貼花鈿問之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父卒于宋城時方襁褓乳媪鬻菜以終朝夕嘗抱于市為賊所傷固遂與言往事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

使君自有婦 古樂府陌上桑行丨丨丨丨丨羅敷自有夫

刀圭 見卷二蓮香

券 見卷四珊瑚

蓮舡 未詳○李白詩太華峯頂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舡當本此○

因果 南史竟陵王子良謂范縝曰君不信丨丨何得富貴貧賤縝曰貴賤雖復殊途丨丨竟在何處

河漢 莊子逍遙遊肩吾問子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大而

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
其言猶｜｜而無紀也

不得佳人牀頭眞夜乆鬼且不如矣況又不止於醜乎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爲畛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端沉沉若有物暏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況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爲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誚姍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爾我何故代

以目聽以眉語爲善候二字神妙直到秋豪顛覺靈心慧眼等字俱成糟粕觀人于微而取德于

人作乳媼乎出門遂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能以目聽以眉語由是一家俱憐愛之（有此五者）邑有張生字介受家窶貧無恒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大必告之此三句作隱提）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啗糠粥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污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

孝聖明之世以德進以孝舉以言揚者不亦乎此求忠良且非其人不可況匹偶乎女子能具此隻眼忘分薦之薦之不內乃不避嫌疑以託之有經有權非以目聽以眉語者何能如是

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爲可妾潛告使（意婉而達言曲而當此權而不失乎正者）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貧爲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悞明日往告張媼媼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爲言冰人往我兩人袒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媼曰諾乃託侯氏賣花者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

不謂昏夜兒女相會乃有此正大光明語

見道語而抑揚吞吐極盡其妙是在父母句斷而不斷更圓

女未及荅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糠覈也即爲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顧壁而荅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錐者豈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矣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荅再問再不荅怒曰賤骨了不長進欲攜筐作乞人婦甯不羞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媒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卻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

（主意涵滑之了入而言之不死直切見辨不迷）

（所以有厚福而卒睹于生）

（於詩了生見識一不合女作孝）

（子婦矣可惜死）

（作書此生不成至妙）

多看其極難措詞處偏能曲曲寫出文生情郎情生文耶雖是愛賢然夜往自託靑梅則可他人則不可靑梅之事權也唯靑梅所存之心與靑梅所處之勢與靑梅所託之人而後可

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卽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卽樂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扑責

以行權不然則害於義矣

女之信張生甚篤友之待青梅甚厚筆筆從容字字脫化展卷百回讀乃嘆左

梅泣白無他因而實告女歎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于女口中寫其三德而）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佑之其無患貧也（夾其不貧此前又添一層）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癡婢能自主耶曰（小作頓筆）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又（一波未已一波又起用意如髮毫髮不下）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也果爾則尚（筆如生龍活虎讀之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又如旅舟湘中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為力矣我曰嫁汝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

氏遺筆猶
在人間

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當
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
如干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
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
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
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
亦奇矣之后是只許嬪姑
子後此難悔也
也然鬻媵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
賣爲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
既能孝矣且賢德雖豈惟其夫愛敬之矣
嬪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

（女見之而泣宜也我不知何故我亦代爲之泣）

饜糠粃不爲苦由是家中無不愛敬青梅梅又以刺繡（為後世之人皆當愛之敬之）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貲稍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慣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阿喜喜見之泣（閱者皆為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爲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賕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媪從女未幾媪亦卒女伶仃益苦有鄰嫗勸之嫁女曰能爲我葬雙親者從之嫗憐之贈以斗米而

為縉紳裔一哭若縉紳則無兒哭也是固縉紳而智出婢子下者女亦誠孝矣固宜得配孝子此家室悍妒為是時

去半月復來曰我爲娘子極力事辦今也貧者不能爲而葬高者又嫌子爲彥吏嗣奈何倘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遺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縉紳裔而爲人妾也耶媼無言遂去日僅一餐延息待償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媼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戀而苟活者徒以有兩柩在巳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媼於是導李來微覘女人悅即出金營葬雙槥具舉巳乃載女去入參家室家室故悍妬李初未

必不可少之人非尼果能相人特爲上相張生非映筆卽以先透下文耳

敢言妾但託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去不聽入門女（是杖也殆有神助）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菴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臥風塵者菴中陶器脫粟粥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語爲戲尼不能制止女號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笞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菴見女驚絕强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尼婉語之曰渠簪纓

早知有今日矣

眞是千磨百折不到山窮水盡時不肯輕作尋筆儘可轉落矣又不肯即轉故作驚人之筆然後輕輕轉出乃已轉矣又先

胃不甘媵御公子且歸遲遲當有以報命旣去女欲乳藥求死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以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瞷子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聞叩戸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尼啟扉果然奴驟問所謀尼甘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忽聞數

從尼目中爲一層再從僕口中爲一層然後以家人婦入室見女走告夫人又雨息而夫人始起尼引入而夫人駭然疑眸女亦顧盼良久至此方特特落出夫人非他二語眞同飛來又恐

人撾戶大譁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爲尼冐雨啓關見有香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烜赫冠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理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婦羣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豔之走告夫人無何雨息夫人起請窺禪舍尼引入睹女駭絕凝眸

眉上疑眸驚鬼驚神至此列開旗門將軍突現令人

不瞬女亦顧盼良久夫人非他蓋靑梅也各失聲哭因

目注神搖筆亦跳脫欲飛

道行踪蓋張翁病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理生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歎曰今日相看何啻霄壤梅笑曰幸

數語暗結上文

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

其復將飛去有鬼神非人力幸有今日復憶從前數語面面俱到

菴中僕易粧則俯首徘徊及期抱艷妝來即左右不知所可聞鼓樂大作則益無以自主見生朝服而拜

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粧女俯首徘徊尼從中贊勸之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强粧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女婉領不及此自）見母母笑慰之因謀擇吉合卺女曰菴中但有一絲生（菴中聞梅之言知梅意中有此抵任聞母之言知母）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意中有此六終不敢望此不遠信此也擇吉時恍可）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艷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置詞至及期抱妝來則喜出望外又在意中聞鼓樂）聞鼓樂大作女益無以自主梅率婢媪强衣之挽扶而（之声見生郎之拜身不自主魂為之陷滑此傳神之）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梅曳入洞房

則不覺盈盈而亦拜深思委婉妙筆空清虛此位以待君句真是點睛飛去讀者於其用意用筆求之可得最上乘法

筆乃一一活現紙上

日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為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裾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慙沮不自安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尼菴以五百金為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上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

畱以贈紈袴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離離奇奇致作合者費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實儼然而冠裳也者顧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王漁洋云天下得一知已可以不恨况在閨閣耶青梅張之知已也乃程生者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可以傳矣

此篇筆筆変幻語語奥折字字超脱熟讀之可去鈍根可啟靈性至其議論正大動必以禮行必以義尤

是感人心情蕩滌邪穢是爲有關世教之言

目聽眉語 周禮以五聽聽獄訟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又女紅餘志寵姐每嬌眼一轉甯王即知其意宮中謂之眼語又能作眉言

糠覈 史記陳平傳人謂平日貧得食而肥其嫂嫉平不親家產日亦食糠覈耳注麥糠中不破者

了不長進 世說支道林謂王長史曰與君別多年君言了不長進

當夕 禮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天下得一知己 世說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

賠錢貨 西施記我雖是丨丨丨亦不到爾當一弄成合

醜 見卷一陸判

寶貸 見卷二嬰甯

豚蹄 史記淳于髡傳穰田者操一丨丨而祝

私 見卷五仇大娘

吾家客非常人也 漢書臯伯通謂梁鴻語

沭人 見卷三胡氏

祖 見卷四珊瑚

立錐 見卷四龍

飛櫛公　瓜李古詞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务見卷四珊瑚　內顧見前行賕見卷三雷曹行賕紅玉　構見卷一在秀　尼見卷三大男　祝髮穀梁傳丨丨文身注丨斷也　脆栗見卷一長清僧　惡少見卷二阿寶　乳藥求死見卷四阿纖　暴雨翻盆杜甫詩白帝城下雨翻盆注言雨勢之暴也　冠蓋見卷四金和尚　司理見卷一嬌娜　起復按丨丨二字今人皆以爲禫後郎吉孝服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丨丨丨郎奪情也以禫後吉爲丨丨者誤　涓吉見卷三陳雲棲　合卺見卷二嬌娜　紈袴漢書叙傳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于綺襦丨之中非其好也注綺襦丨丨富貴者之服也

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游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曰子交游徧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

（抹煞都名士）

問之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與游輒

（其姓字皆藏沐書之）

問七郎客或識爲東村業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箠撾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貙目蜂腰着膩帢衣皁犢鼻

（活畫出一天真可畏人來）

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字且託途中不快借廬憩息問七郎荅曰即我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蛻懸布楹間更無杌榻可坐七郎就地設皐比焉武與語言詞樸質大悅之

能爲孝子然後能爲忠臣爲信友爲義士若七郎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媪大識見大議論此等學問從何處得有顧吾嘗見目誦學問之人有受人深知而不肯分人之憂受人

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強之再四母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兒不欲令事貴客武慚而退歸途輾轉不解其意適從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母曰我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歎母賢然益傾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飲七郎自行酒陳鹿脯殫盡情禮越日武邀酬

弥拖天地包羅經史之言

歿思而不肯念人之難者矣媼而言而教其子果能行如此方不盜虛名方爲眞學問

觀武之內交七郎七郎之必思報武可知求友如此其切得友如此其難何得輕言喜交遊何

之乃至款洽甚懽贈以金卻不受武託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操業浹旬妻奄忽以死爲營齋葬所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勸勿急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債爲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來七郎檢視故革則蠹蝕殃敗毛盡脫懊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入視敗革曰此亦復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抽鞹出

得虛慕知名士

兼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歸七郎終念不足以報武裹糧入山數夜得一虎全而饋之武喜治具請三日留七郎辭之堅武鍵庭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樸陋竊謂

冠此行捐親此等涉世卿何士得知名士服裡

公子妄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爲易新服卻不受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之既去其子奉媼命返新衣索其敝裰武笑曰歸語老姥故衣已拆作履襯矣自是七郎日以兔鹿相貽招之即不復至武一日詣七郎值出獵未返媼出跨門語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白七郎爲爭獵

此等衣

此後煩恤老母一語涵蓋大地感泣鬼神

可謝者言語之謝也謝而不謝也不可謝者身命之謝也不謝而謝也必身命而後

豹毆死人命捉將官裡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收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老母（妄言之言乃為至言故言者妄言爾言者亦妄言）武慘然出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讎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然曰子髮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矣（分愛義雖從此始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災患即兒福七郎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以此推之君父之恩何可言謝）七郎見武武溫言慰藉七郎唯唯家人咸怪其踈武喜其誠篤益厚遇之由是恒數日留公子家餽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代初度賓從繁多夜舍履滿武偕七郎臥斗室中

可謝言報何爲毋之言皆知名士所不肯道者亦其蹇不能道耳

親君子遠小人質樸人一語勝人千百：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三僕即牀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剌剌語七郎佩刀挂壁間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錚錚作響光燗爍如電武驚起七郎亦起問牀下臥者何人武荅皆廝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迄今佩三世矣決首至千計尚如新發於硎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頷之七郎終不樂輾轉牀席武曰災祥數耳何憂之深七郎曰我諸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無則便佳益牀下

七郎何得不憂於枸崛則疑之於能爲歡着則不疑古今一轍家國同病

三人一爲林兒是老彌子能爲主人懽一僮僕年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拘掘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武恒怒之當夜默念疑必係此人詰旦喚至善言遣合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他出留林兒居守齋中菊花方燦新婦意翁出齋庭當寂自詣摘菊林兒突出勾戲婦欲遁林兒强挾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决於弟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

聞言色變無語逕去一腔熱血從何處說起

殺林兒用虛寫用對

志質詞邑宰勾牒雖出而隸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見色慘變時心中）

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因與告愬七郎顏色慘變終（有老母在）

無一語即逕去武囑幹僕邏察林兒林兒夜歸為邏者

所獲執見武武掠楚之林兒語侵武武叔恒故長者恐

姪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以官法武從之縶赴公庭而御

史家刺書郵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

言叢衆中誣主人婦與私武無奈之忿塞欲死馳登

御史門俯仰叫罵里舍勸慰令歸逾夜忽有家人白林

兒被人臠割拋尸曠野間武驚喜意氣稍得伸俄聞御

面寫點七郎用虛筆殺某弟用寔寫用正面寫點七郎用寔筆至殺宰又是一樣寫法此法不實不虛

史家訟其叔姪遂偕叔赴質宰不容辯欲笞恒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詈縉紳則生實爲之無與叔事宰置不聞武裂眥欲上羣役禁捽之操杖隸皆紳家走狗恒又老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究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也者遂舁叔歸哀憤無所爲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行路人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是遣人探諸其家至則扃鐍寂然鄰人並不知耗一日某弟方在內廨與宰關說值晨進薪水忽一樵

何遽如座上客

我聞有

孝子義士
凜凜有生

人至前釋擔抽利刃直犇之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斷
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
役吏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剄死紛紛集認識
者知爲田七郎也宰驚定始出覆驗見七郎僵卧血泊
（殺人以尸自古罕有）
中手猶握刃方停蓋審視尸忽崛然躍起竟決宰首已
而復踣衙官捕其母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
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夤緣當路始得免七
郎尸棄原野三十餘日禽犬邏守之武取而厚葬之其
子流寓於登變姓爲佟起行伍以軍功至同知將軍歸

遼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其一飯不忘者也賢哉母乎七郎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何其神使荆軻能爾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矣

所與皆知名士可謂交遊得人矣乃概目爲濫交而以可其患難之一人責其不識而後鄭重而出其名軒輊之間人品自見彼七郎者問其業則獵者耳睹其貌則軀目蜂腰耳覩其服則膩帢衣皁犢鼻耳知

名士見之必且鄙夷而不屑與言矣迨觀其取與不苟內外如一其事親也如此其交友也又如此一片赤心滿腔熱血此皆博古通今摛華染翰弋取聞譽者所不敢爲不能爲不肯爲者然後嘆天下知名士何太多如田七郎者又何太少也

踦閭 公羊傳成公二年相與踦閭而語 捉將官裏去 侯鯖集宋眞宗東封徵處士楊樸至問曰臨行時有人作詩送祖否對曰臣妻有詩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扃鐍 莊子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 帢 按丨音帢帽也狀如弁缺四角見塼著 犢鼻丨 史記司馬相如著丨褌與傭保雜作 皋比

左傳莊十年蒙丨丨而先犯之注丨丨虎皮也○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櫜韜也其字或作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知丨丨爲虎皮而不知所自出因附識于此矣

龍鍾 見卷二聶小倩

臨存 見卷三陳雲棲

治具 見卷一陸判

初度 見卷二蓮香

刺刺 見卷三苗生

濡縷 見後荊軻注

新發于硎 見卷二巧娘

邏察 見卷三竹青

紀綱 見卷一長淸僧

裂眥 見卷三紅玉

舁 見卷一嬌娜

閑說 見卷五仇大娘

荊軻 史記刺客傳丨丨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會燕太子丹質秦秦王之遇丹不善亡歸求爲報秦王者秦將樊於其得罪于秦王亡燕太子受而舍之燕有田光先生者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精已消亡矣所善荊卿可使也于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秦將王翦破趙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懼請于丨丨丨丨曰誠得樊將軍

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而歸吾丹不忍以巳之私而傷長者之意｜｜乃私見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僇没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媿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痛心者也遂自刎乃盛樊於期頭函封之于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至秦秦王聞之大喜｜｜秦樊於期頭函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秦王巳環柱而走抜劍以擊｜｜斷其左股｜｜引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殺｜｜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抜薊城 天網之漏 老子｜｜恢恢踈而不漏

羅刹海市

起數語籠罩全篇世情難知遭逢莫必守貞抱義存乎其人

氣類懸殊好惡顛倒形容盡致悲憤何極

天下有行蹤詭祕不

馬驥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倜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饑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爲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想入希奇）見馬至以爲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襤縷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

可對一人見正人君子駭而疑之若能搏噬人者何以異此

不重文而重貌抱屈者已不知凡幾乃並所重者而復倒置焉何怪不肖者之巧節

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搏噬者然奇醜者望望即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尚能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馬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食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往置棄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為宗嗣耳問此名何國

奇○想○奇○談○

以求倖進乎

耳不聽目不明黑牆黑圍其識黑樓貫其心日坐于中聽夜必歌視夜必舞與鬇鬡怪異之鄉大夫賛襄國

曰大羅剎國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都以黑石爲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以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鬇鬡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遙立旣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搢紳大夫爭欲以廣見聞遂令村人

是此其所以爲羅刹也歟

宰相大夫覩東湯三世子國王襯龍君嫌後出龍女太突亦先於此安頓女子窺詐一句文心向等細密

樂由人心生也其入奇醜其腔拍恢詭可

要焉然毎至一家闔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會爲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爲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爲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蝟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伏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堦早旦爲君勉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腔拍恢

知白錦纏頭朱衣曳地亦有此樂云者料中國未必有此也聞所聞而薦諸朝執戟郎應是此邦巨擘大臣不喜眞面目滿朝中皆花面登場矣意

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杲爲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郎出告馬深爲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爲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游戲猶可何能以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强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媸而今妍也遂與

要露本來面目自必孤立無徒

共飲甚懽馬娑娑歌弋陽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旣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掌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卽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卽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恰馬至是孤立惆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休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寶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懽聲雷動村人

以面目圖榮是到底入賞其假徒自取辱此語

爲不得志之人痛下針砭

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哉

神人遊戲自是好世界一語束上渡下

倘畏風濤必終埋沒

平底高欄櫓激如箭覘覘颯引

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遊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欲同游囑村人勸使自重馬曰我顧滄海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貲者遂與裝貲入船船容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凡三日遥見水雲晃漾之中樓閣層叠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

安下筆痕

去何若火
雲見漾中
楼閣高接
霄漢視黑
石牆中楼
閣何若世
子目之謂
非異域人
授騎連轡
從與俱歸
視以爲妖
而譟奔者
何若啟奏
引見視大
臣阻詔何
若玉堂給
札文學准
身硯滌水

下視墻上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陽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郎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躑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爲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在上世子啟奏臣遊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

精毫揮龍鬣倚馬萬言觀者擊節硯黑煤塗面日錦纏頭時又何若東牀坦腹得配仙人雛女妖鬟奔入滿側視門隙中女子何若人爭識面世盡知名馬上彈箏車中奏玉視百僚耳語不

言先生文學士必能銜官屈宋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援以木精之硯龍鬣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讌集采霞宮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珮環聲動鼓吹暴作拜竟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燭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

與歘洽時又何若前則所如不合耳目皆非此則知已相逢精采煥發入在光天化日事皆悅目快心大丈夫得志于時鮮不謂風波險阻皆彼蒼之所以玉成我者然颶風引何處非

綴明珠如斗大龕懸皆百奐美方躍 則雖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去朝謝拜爲駙馬都尉 以其弒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簡招駙馬飲生衣繡宴駕

如○是○耶

大○夫、夫○不○当

青虬阿殿而出武士數十騎皆雕弧荷白箙晃耀塡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問徧歷諸海用是龍媒之名譟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瑩澈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黃色梢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薝蔔每一瓣落鏘然作響恰硯之如赤瑙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

羅刹之鄉雲霞障天奚由覓蜃樓之路觀於朱鳥導來青鳥喚去可知我生遇合天定為之不惟花兩逢迎徒取羞而無益郎文章有價海宇知名富貴既難認真妻孥亦難相守所可得以

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泣不自禁女亦歎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趣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銜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

人当大滿意時当知棨

自信者惟此忠孝之心已耳百年猶旦暮此見道語也聚散何常作見女哀泣者癡矣同心卽伉儷貞義之間豈可以形跡論哉龍宮福海何處可求海市蜃樓隨時皆是

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爲君貞君爲妾義兩地同心卽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婚姻不吉倘慮中饋之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裳衣似有佳朕頃君命名生曰其女也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爲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運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嗣女以魚革爲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與者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餞送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埃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

○節○有○斂○聚○散○何○常○惟○有○忠○君○孝○飛○安○貞○守○義○是○自○己○
謂○任○事○業○此○外○皆○去○足○重○歷○也○此○為○大○得○志○之○入○指○
其○歸○宿○

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白
浮海去戚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媼無
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葢已先知也父欲
為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
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兒啞然
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援己者亦引
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玉則赤
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
年紅塵永隔盈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為夢引領成勞

茫茫藍蔚只是一情字即只是一恨字

果是琴瑟即不御亦依然琴瑟也非琴非瑟雖常御之豈能諧

茫茫藍蔚有恨何如也顧念奔月姮娥且虛桂府投梭織女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復破涕爲笑別後兩月竟得孿生今已啁啾懷抱頗解笑言覓棗抓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藤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裡新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蕩婦即置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覿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窀穸當往臨穴一盡婦職過

至理名言

好乎龍宮無恙数語妙語雙關深情無限

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復省書攬涕兩兒抱頸曰歸休乎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泣啼嘔啞言歸生望海中茫茫極天無際霧鬟人渺煙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爲預具墓中植松檟百餘逾歲媼果亡靈轝至殯宮有女子衰絰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

日晝瞑龍女忽入止之曰兒自底家哭泣何爲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爲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嗚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舉世一轍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若公然帶鬚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嗤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市中求之耳

花面逢迎以出身爲遊戲固自好者所不屑即遭逢

極盛得志於時只忠孝廉節才是實地餘皆海市蜃
樓耳不可謂無不可謂有何者可指爲眞無何者可
指爲眞有知其無而有有之用知其有而皆無之歸
以其本有而有所當有以其終無而無所當無乃可
以有可以無可以無而有可以有而無是謂無有是
謂無無無是謂非無有是謂非無無

耳食〔史記六國表〕學者牽于聞見不察其終始與耳食無異
恢詭〔莊子齊物論〕恢詭憰怪道通于

衙官屈宋〔世說〕杜審言恃才謇傲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見吾判自當羞死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

椽筆〔世說〕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
青

怒詆駕焉寄虬虬分驂白螭 嗜痂南史劉邕傳邕性嗜食瘡痂

小慚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小慚小好大慚大好

流蘇 續漢書附馬赤珥丨丨注九下垂為蘇按丨丨雜五采為同心下垂若流然即盤旋綉繪之毬

嗜痂 南史劉邕傳邕性丨食瘡丨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

倜儻 見卷一狐嫁女 **梨園子弟** 見卷三林四娘 **權子母** 見卷二任秀 **颶風** 正韻颶音具南越志丨丨者具四方之風也投荒集錄嶺南郡皆有丨丨以四面俱至也○按韻箋引楊愼說颶作颶音具柳宗元詩颶母偏驚估客舡補入隊韻逸字中又六書故颶補朱切海之災風也咎書誤作颶又藝林伐山云颶風之作多在初秋又李西涯訊許氏從其詞具四方之風乃北人不識南人之候誤以具為具耳西涯學博必有所據且閩越諸儒皆云具風今云書多作具姑誌以備考 **藍縷**

左傳昭十二年篳路ㄧㄧ以處草莽又孔鮒爾雅翼布褐袯之謂之ㄧㄧ

大羅剎國 文献通考羅剎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以夜晝則掩其面隋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亦上國至羅剎

冠蓋 見卷四金和尚

闈入 見卷三魯公女

執戟 東方朔客難位不過侍郎官不過ㄧㄧ注ㄧㄧ侍郎之職

張飛 見卷十一干去惡

戈陽曲 按ㄧㄧ謂名外江ㄧ子

靡靡之音 見卷二鳳陽士人

乘傳 見卷五續黃粱

膝行 見卷一畫皮

鮫人 述異記南海中有ㄧㄧ水居如魚不廢机織其眼能泣泣則出珠

駙馬都尉 見卷三王成

儀賓 注

折簡 見卷二嬰寧

薝蔔 羣芳譜梔予即西域ㄧㄧ花

魚水 見卷五連鎖

趣裝 見卷一嬌娜

逆旅 見卷二巧娘

伉儷 見卷二俠女

佳朕 正韻朕宜作朕眞忽切陳上聲佩觿集吉凶刑兆謂之兆朕○按亦倂朕見莊子應帝王注

喫著不盡 見卷五金

陵女設祖帳見卷二紅塵班固西都賦丨丨四合烟
子聶小倩雲相連李陵詩丨丨丨塞天
地白日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
何寘寘盈盈一水水丨丨丨間脈脈不得語青鳥
難通漢武内傳王于承華殿前見一丨丨從西方
來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王母
果至○伏如道爲王寬與婦書鍚水藍蔚按陸游老
丹鱗素書稀逹玉山丨丨仙使丨丨學菴筆記
丨丨二字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辦也杜詩上有
丨丨天僧未有害韓子倉云水色天光共丨丨是謂
水天之色皆如藍恐又因杜老而失之者王莊漁洋
先生秦淮雜詩云十里淸淮水丨丨是直謂水之色
矣糸予義何如此又奔月姮娥之藥子西王母其妻
丨丨未詳所本姮娥主充論衛羿得不死
姮娥竊食之以桂府酉陽雜組月中有桂高五百丈
丨丨是謂蟾蜍○鄭嵎津陽門詩迣葉津善引
明皇八月宮見一宜投梭織女續齊諧記天河之東
榜曰廣寒淸虛之府有丨丨天帝之女也

聊齋志異新評卷六 公孫九娘 七十三

勞于織杼天帝憐其獨處許嫁牽牛 銀河見卷二胡
遂廢織天帝怒責歸河東使一年一渡 河四姐又注
總詩織女兮劉現答盧諶書 時復相
夕渡ㄧㄧ破涕爲笑與舉觴對膝ㄧㄧㄧ攣生
集韻ㄧ音淵說文一乳兩子也楊子東楚開凡人留
乳而復生謂之孿孖秦晉開爲之連予自開以東皆
謂之古詩昔爲倡家見卷一
李生蕩婦女兮以爲ㄧㄧ竈冢葉生 彼陵陽癡子
抱連城王向何處哭也下和陵陽見卷一葉生○連城見卷一王成

公孫九娘

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
百人盡戮於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
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葬南

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稷下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
因市楮帛酹奠榛墟就稅舍於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
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生不在脫帽登牀
著履仰臥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旣而生歸則暮色
朦朧不甚可辨自詣牀下問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
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着冠
衣而坐極道寒暄聽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
朱生亦死於于七之難者大駭郤走朱曳之云僕與君
文字交何寡於情我雖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今有

所償願無以異物遂猜薄之生乃坐請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妁輒以無尊長之命爲辭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遺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俘至濟南聞父被刑驚慟而絕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爲猶子啟櫬去今不在此問女甥同依阿誰曰與鄰媼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第行勉從與去北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百家至一第宅朱叩扉即有媪出豁開二扉問朱何爲曰煩

達娘子阿舅至媼旋反須臾復出邀生入顧朱曰兩椽茅舍子大隘勞公子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門啜泣室中燈火熒然女貌秀潔如生時凝眸含涕徧問妗姑生曰俱各無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嗚咽曰兒少受舅妗撫育尚無寸報不圖先葬溝瀆殊爲恨恨舊年伯伯家大哥遷父去置兒不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俯首無語媼曰公子曩託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

得舅爲政方此意慊言次一十七八女郎從一青衣遽
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是阿舅非
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斂衽甥曰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
故家子今亦窮波斯落落不稱意旦晚與兒還往生睨
之笑彎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蝸廬
人那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昨兒
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齒冷
也甥又笑曰舅斷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
口角留情
娘笑奔出曰婢子顛瘋作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

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天下無雙舅倘不以糞壤致猜見當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無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後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迓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銜半規昏黃中猶認舊徑見南向一第朱坐門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卽勞垂顧遂攜手入殷殷展謝出金爵一晉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醮儀既而曰家有濁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撝謝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僧僕集問生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赴友人

才作鬼媒又求鬼匹

不致聘則不能成禮果不致聘又決無是事以朱代致近理而省事

飲耳後五日果見朱來整履搖箑意甚忻適纔至戶庭望塵即拜少間笑曰君嘉禮旣成慶在今夕便煩枉步生曰以無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臥所則甥女華粧迎笑生問何時于歸朱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爲甥助粧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歡喜但言老耄無他骨肉不欲九娘遠嫁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郎拜也朱乃導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

嫗升階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爲禮當卽脫
邊幅乃指畫靑衣置酒高會朱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
置生前亦別設一壺爲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
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旣而席罷朱歸靑衣導生去入室
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歡昵初九娘母子原
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到枕上追述往
事哽咽不成眠乃占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業
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
雨遶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啟縷金箱裡看血腥猶

染舊羅裙天將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勿驚厮僕白此晝來宵往嬖惑殊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萊霞里里中多兩處新鬼因以爲名生聞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蓬遊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愴惻幸念一夕恩義收兒骨歸葬墓側使百世得所依棲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亦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淚促別生淒然而出忉怛若喪心悵悵不忍歸因過叩朱氏之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雲鬢蓬鬆驚來省問生怊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妗氏不言兒亦夙夜圖之此非人世

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汍瀾生亦含涕而别叩寓歸
寢輾轉申旦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
千墳纍纍竟迷村路歎恨而返展視羅襪着風寸斷腐
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稷門冀有所
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駕庭樹趨詣叢葬所但見墳
兆萬宅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人心目驚悼歸舍失意
遨遊返轡遂東行里許遥見女郎獨行邱墓間神情意
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下騎欲語女竟走若不
相識再復近之色作怒舉袖自障頓呼九娘則湮然滅

矣

異史氏曰香草沉羅血滿胸臆東山珮玦淚漬泥沙古有忠臣孝子至死不諒於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託而怨懟不釋於中耶脾鬲間物不能掬以相示寃乎哉

生被株連死成梓里以慧麗女子賫恨重泉游魂異域雖復陽臺雲作畫閣春生而露冷楓林血腥羅裙人鬼異類豈能白頭相守哉獨惜其旣託收骨欲得所依徒嘆蓬遊遂忘墓表豈白楊風雨可辨孤墳羅

襪塵灰堪埋墓側哉忘問誌表生固多疏而夜往路迷不可謂非鬼之無靈也況稷門再至豈有所遇此情寔可以告卿既獨行於邱墓間何難再示以埋香之所乃色作怒而舉袖自障女學士毋乃不怒乎

于七 順治十八年秋棲霞于七倡亂據岠崐山發禁旅勦除之姤牛 倅 見前卷 海石 稷下 史記田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七十六人皆賜列第是以齊｜｜學士復盛注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期會于｜門之下也○按魯城南門亦名稷門見定公五年左傳注 暴客 見前 小二 寘宣見卷二 鳳暄陽士人 異物 見卷三 嬰寧 無惜齒牙餘惠 南史謂眺好獎予人才會稽孔珪有才華未貴時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存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

立應共獎成丨猶子見卷五大槻見卷二金諸見卷
丨丨丨論力將軍嬰寧卷二阿
寶玉趾左傳僖二十六年寡君聞君親舉見卷
丨丨將辱子敝邑使大臣犒執事村落二鳳
陽士姈見卷一無恙見卷二青衣見卷一亦窮波斯
人賈兒珠兒瞳人語
末詳○杜氏通典波斯國在達曷水之西大月氏之
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
國號○南史夷貊傳波斯國有琥珀馬瑙真珠等國
內不以為珍其人多賈以殖貨之窮富為品位之高
下蝸廬見卷二無長物見卷五禽儀見卷二簉見卷
聶小倩續黃粱阿寶五續
黃齎見卷二龍鍾見卷二邊幅見卷三陽臺作雲見
粱蓮香聶小倩魯公女卷
五狐縷金箱太原妓贈歐陽詹詩自從別後減容光
諧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為
奴開取洗爛見卷三櫻門見前櫻香草沉羅王逸離
丨丨丨香玉下注騷序

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纔佞○史記屈原傳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王怒而遷之至于江東濱被髮行吟澤畔于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矣

山珮玦左傳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皋落氏佩之金玦狐突嘆曰偏以金玦棄其衷也

女學士陳書后主選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　齒冷宋史樂預傳人笑褚公至

今｜　申且宋玉九辯獨申且而不寐

有丈夫氣者不必髯如戟狐之所謂丈夫

狐聯

焦生章邱石虹先生之叔弟也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人來顏色雙絕一可十七八一約十四五撫几展笑焦知其狐正色拒之長者曰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焦曰

氣者自別有所指也此氣無則腐之矣一笑

聯雅而趣笑煞名士真是可人

僕生平不敢二色女笑曰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爲白况姊第間瑣瑣者乎焦又咄之女知不可動乃曰君名下士妾有一聯請爲屬對能對我自去戊戌同體腹中只欠一點焦凝思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巳巳連踪足下何不雙挑一笑而去長山李司寇言之

焦石虹先生名毓瑞字輯五順治丁亥進士官戶部左侍郎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孔叢子子高曰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南史褚彥回傳山陰公主見褚彥回說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彥回不從主曰丨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姊第見卷二俠

女
名下士苗生見卷三
名士阿寶見卷二
長山李司寇名化熙字五紱
明崇禎甲戌進士官刑部尚書

聊齋志異新評卷六終